



梦开始的地方

徐嘉忆◎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梦结束的地方。

我爱的，爱我的。那么多，那么多。

对不起，对不起了。

我爱你。再见。

梦开始的地方

徐嘉忆◎著

☛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梦结束的地方。

我爱的，爱我的。那么多，那么多。

对不起，对不起了。

我爱你。再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开始的地方/徐嘉忆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321-3902-6

I. ①梦…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5442 号

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面设计: 钱 桢

梦开始的地方

徐嘉忆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65,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02-6/I · 3000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671164

开 篇 心 语

颜小梦是我们这个国际大都市里,众多寻找青春梦语中的一个。她充满激情又富有个性,在那个并不平凡的年月,她意气用事地抛弃重点大学的通行证,勇敢地去追寻属于自己的梦想。然而就像所有心怀侥幸的人一样,她最后确实是站在了光鲜的舞台上,然而,原先青春清纯的她,却已不再天真,分外明亮黝黑的双眼中,已经透露出几分人生的忧伤和成熟。

她在这个追梦的过程中,有着许多的欢笑和趣事,但更多的是心中的伤痕与情感的别离,还有对于通常行为选择标准的叛离。她目睹了她曾经爱过的人堕落,也对爱自己的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害。她仗义地成全了挚友初恋的感情,但又遇到世事变迁,物是人非。她是那么痛苦地发现,表演系的一大特色就是台下戏演得都比台上好。当然,在她的周围,也不乏表面冷酷无情,内心却缱绻柔情的好友。

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交织成了这个故事的情节。其中穿插了一些艺术院校与“普高”的异样生活样貌以及娱乐圈内一些过于粉饰太平的假象。

这部青春小说的主旨，在小说的最后一段显而易见：

“我想着自己的青春，想着自己的梦。想着有一天，我从颜小梦，终究会变成一位超凡的‘梦姐’，那时候的我，是否已经处世溜滑得像一个圆球？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牛逼’的人，谁都有一个接一个演不完的戏局，然而待到梦醒时分，我依旧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

现在已经是什麼年代了？

记不得了。

七月。中旬。仲夏午夜。十二点。

这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这也是一个梦结束的地方。

我爱的，爱我的。那么多，那么多。

对不起。对不起了。

我爱你。再见。”

娱乐圈是娱乐的圈，所有人只挑选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的人，没有人会去关心你是随便玩玩还是拼着老命去玩，在年复一年的对于青春梦想的辛苦追逐之后，年华褪去之时，颜小梦方才明白：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一场空欢喜……然而，生活道路的延伸和收获，仍然隐匿在悄然萌动和跳跃的展望、集聚之中。

—

那个夜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中我恍惚又回到了那一年、那一天、那一刻。

梦中的画面并不十分清楚,那一幅幅变换的场景像是清晰度很低的压缩电影。隐隐约约之间,我仿佛看见一栋陈旧的楼宇。大楼的表面有深青色的水渍,它的样貌使我感到十分熟悉却让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大楼的门口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千千万万攒动的头颅上方是无数双大小不一的手。它们高高地举在那里,五指张开似是抢夺着什么。

他们在抢夺什么?

漫天飞舞的白纸终于飘落到那双双期待的手里。有的人接过纸张顿时一跃而起叫喊了出来。有的人接过纸就一直定格在原地半晌没有了反应。有的人笑,有的人哭。在密密麻麻的手

掌之下是他们一张张迫切的脸。

人堆里有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孩儿也接到了从天而降的那一纸。她低头看了一会,再下一刻便飞奔了起来。她的脸上洋溢着肆无忌惮的笑容,她一直奔跑着,越过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教室。纯白色的裙摆飞扬在风中,笑声和鞋子摩擦地板的声音萦绕着梦境。

穿越长廊,她依旧奔跑着。她不停地奔跑,身后的场景不停地变换。我以为她会一直跑着,但事实并非我所预料,画面最后终止在这栋楼宇的又一个出口。

在女孩儿纵身跃下台阶的那一刻,她身后巨大的红色横幅顿时耀眼地撑满了整个画面。

横幅一共有两行。

20 x x 年。戏剧学院表演系招生。

一个开始追逐鲜活美丽梦想的地方……

我从梦中惊醒了,浑身灼热难耐。房间里依旧是一片漆黑,我让眼睛适应了一会黑暗之后,终于能够渐渐分辨出房间里的物件:橱柜,书架,原木的写字台,床头柜……我伸手在床头柜一阵摸索,找到了闹钟。

四点五十分。

我半边头痛得快要龟裂开来。

今天是九月一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开端?开学第一天,用过往的思维来计算,我,作为一个学生,应该在这样重大的日

子早早起来,像所有健康得看上去毫无问题的好孩子一样,吃完丰盛的早餐以后和同学结伴迎着阳光一起奔跑,而不是将近五点的时候在惶恐中惊醒,满身酒气,费尽脑细胞在记忆的沟壑里寻觅昨天丢失的三分之一记忆。

我双手抱臂,眼珠在眼眶里旅游一圈,有种大事不妙的感觉。我在糨糊一样的脑子里拼命整理出最后一片清醒的记忆:昨天不知道哪个混球在我脸上铺了一块奶油之后,我就迅猛地百米冲刺了出去。这矫健的英姿即使在中考体能达标测试那样关键的时刻我都不曾显露出来。

.....

数据不够,记忆在此断层。

我,如果从面相上来讲,绝对属于品行极端良好,贤良淑德的不二典范。没办法,二十岁还长了个十六岁的娃娃脸。眉目清秀,滚圆大眼睛,个子中等,唇形好像微风漾起的波浪,如果剪个齐刘海把头发扎起来,混迹在中学生里实难辨别。有时候出门碰上个眼力一般的叔叔阿姨或者六大妈七大姨四表婶之类的陌生人总会关切地询问:“小朋友,中学几年级?还有几年考大学?”

小朋友?我看着他们像哄孩子一样的脸孔,很难想象他们全然没有发现我背后宏大的阴影。然后我会漾起一抹公式化的笑容,告之“别闹了,我已经大三了”。这句话像重磅炸弹瞬间摧毁他们那得意的笑脸,万般尴尬中,所有人都找到了同一个回

答：“呵呵，这孩子长得倒挺年轻的。”

上了大学以后所有人也都爱逗我，有时还“胁迫”我装出孩子一般纯情的眼神，满足他们特殊的趣味。老师也爱让我演那种特别纯真无邪的小孩，每回分配角色，我没拿到剧本就知道自己大约又是一个孩子。我也央求过老师，说我不能一辈子演孩子，或者让我尝试那么一下出演复杂一些的角色？！但老师说：“你以为孩子就一种啊。孩子也有不同性格的孩子，也有不同种类的孩子。”我当时被老师的话瞬间搪塞到了十万八千里之外。仰天长叹，谁能体会我一副年少的皮囊下藏着的是怎样一颗程浩南一般的心。

相貌并不是一件我非常介意的事情。但长得幼稚倒也不是一件坏事。甚至由于这副卖相，我常常会远离一些麻烦。好人的脸庞总比凶猛的面孔会得益得多。就拿上学时候来说，一旦一群孩子犯错误，老师总是第一时间就把我排除。理由千篇一律：“看颜小梦也不像是会干坏事情的人。”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些个在我人生中默默地无私地莫名其妙地捍卫着我利益的兄弟姐妹。我的世界因你们而精彩。

唯独桐伟，只有这个人觉得我完全就不是一孩子。打进学校的第一眼开始他就洞穿了我纯真懵懂的外表下成熟冷静的真面目。他是那么鲜明地存在于我的高中生活里，乃至每次想起他那张脸我就想起高中的岁月。

桐伟是我的高中同桌。我们所在的高中是全市知名的重点高中。进入这学校的人都是以令人咋舌的成绩在家长们充满认

可的眼神中被抬进门槛儿的。进入学校的第一天,我和桐伟被分作了同桌。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是高中老师刻意为之的一场恶作剧。我们高中那个脸像极了圆月弯刀的女老师——我们叫她大脸糜。大脸糜一直很喜欢我和桐伟。大脸糜喜欢我们,继而也喜欢与她喜欢的人在一起待着。所以在她额外的关照中,我和桐伟,无论周围的学生怎样重新分配重组座位,我始终和他分享一张桌子。甚至高三分班了以后,我们竟然还跟了同一个老师,理所当然再续了同桌的缘分。

我和桐伟成绩都很优秀,如果依照高中考试排名来看的话,我们都是理所当然会进入名牌大学的精英分子。学校也喜欢用成绩来定夺我们的品格和未来,依照他们的公式,我和桐伟都属于祖国不二的栋梁,光辉的化身,如果拍成老式电影就是那种一登场背后就彩蝶飞舞的孩子。对于他们这种“准绳说”,我一直保留意见,当然这也导致了我往后选择一条对他们来说是离经叛道的路。具体地说,虽然我和桐伟在高考中取得了几乎一样的成绩,但却选择了迥然不同的道路。

以优异的成绩进入高中以后,父母和亲人朋友继而就开始规划起我光明的前程。重点高中,然后是重点大学。我的求学道路上什么都是重点,就是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要发展什么不是他们眼中的重点。从小时候到上高中,我的生活都一直在别人既定的轨迹上生存,学习的科目,选择的学校,爱好,甚至是交友,无处不是家长围成的栅栏。我像是被圈养起来的宠物,乖顺地去往他们期待的下一个人生驿站。

进高中以后,我开始拥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几次,我对敬爱的父亲母亲提到过我的理想问题。但他们只是给予我一个难以让人信服的理由——“你还小,不这样做将来长大会后悔的。”

在高中的时候,我数学好,语文好,体育成绩也令人满意,总之,各项都是全能。我每天都在卖力地学习直至深夜。老师表扬,同学们讶异,照样子下去考好大学也全然不是问题,但我却开始变得焦躁起来。越是优异,越是受到夸赞,我越是看到那个真实的我和傀儡一般的我之间的分裂。我讨厌成绩优异的学生那种自以为是的样子。明明晚上复习到深更半夜却偏偏要装成十分怠惰平日里在家只打游戏不做作业的样子。看着他们扭捏作态地说着漫不经心的话语,我常常想来一句:“爷,您打的是哪门子鬼游戏啊!”

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做了一件很难让人理解的事情。为此,我母亲,我脆弱的母亲,在家里整整哭哭啼啼了一个月。父亲也格外的愤怒。是的,我毁灭了他们的梦想。仅仅一挥手,我把他们所有的梦想摔得粉碎,把他们辛辛苦苦铸就的光荣之城顷刻推翻。我看到爱我的人失望的表情、崩溃的面孔,也看到冷眼旁观者费解的扭曲的脸。但我依旧面无表情不置一词。

是的。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填报了一所艺术院校的表演系。

桐伟看到我的申报表,用他十分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你是分子(疯子)。”

“不是,我是原子。”我笑笑,并无悔意。

他开始着急，着急得好像是他自己填错了志愿一样，“这时候你还开这种玩笑。”

“我没开玩笑。”我板着脸，严肃地告诉他。

表格上交以后，很快，就引起了化学反应。第一节课上到一半，大脸癡就进了教室门把我调出去谈话，于是我在众人惊异的眼神中堂而皇之地走出了教室。之后，不用我再唠叨，大家也都知道，作为一个正常、本分、敬业的老师，她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意思就是年轻人不要冲动，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于眼前的光明前程而不顾，最后会后悔的。而我则集中自己生平所看到过的最为精辟的言论加以组织，声情并茂地也对她来了一番呼风唤雨的演讲，诉说了我多年以来的隐忍和自己的理想。说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时而楚楚可怜，时而抱负远大。我就这么一直滔滔不绝，直把大脸癡说得那双绿豆眼里堆满了泪。进到办公室的其他什么人估计还以为我们俩之间有什么特殊的私人交情。

我一边继续演讲，一边抽出大脸癡桌上放着的一包抽纸巾递上前去。我以为大脸癡会保持自己的观点，继续和我纠缠下去。没想到她竟然握着我的手发自肺腑地对我说：“孩子，我支持你。去追自己的梦想去吧。无论路途多少坎坷，都要坚持下去。”其实之前的话，无论是她的话还是我自己的话我都没怎么当真，可这一句还真把我心里说得酸溜溜的。毕竟大脸癡是第一个对我的理想予以支持的，尽管当时的我压根就不知道理想和一时冲动的差别，但至少那一刻，自己内心埋藏已久的渴望的

确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可后来我真的去了艺术院校以后却有些后悔。

进了艺术院校,漂亮的姑娘通常会被人定义为绣花枕头般的“草包”。无论你到底有否学识,通常都会先被默认为不学无术的类型。我去体育学院替同学申报补考的事项,我对体育学院老师说我同学姓“庄”,庄子的庄。那老师哼了一声,极度鄙视地回了一句“你也知道庄子啊。”

很难解释,社会上总是有很多人带着这样的标尺去衡量人,和高中一样。但这种待遇是我在高中并没有感受过的,甚至有些激进分子干脆在博客上留言说我们是戏子。

哥们儿,你真懂戏么?

无论如何,每年九月的时候我都会按时去看望大脸癩。每每我们谈到艺考的事情,她总是很激动地握着我的手,红着眼睛对我说:“你也实现了我的一个梦想。你是我手下第一个敢于放弃似锦前程去追梦的学生。”

说着说着,咱俩都哭了。但咱俩哭的压根不是一件事!我更多的是在伤感这艺术圈子和当年高中学校物是人非的那种沧桑感。

酒精的力量仍是可畏的。它催化无数良民在顷刻间成为猛兽,诱使无辜少年失足悔恨。想着想着,我的思绪又飞回了昨夜失手的事情,可现在后悔也为时已晚。但毕竟我有知情权,就算是对他人“施暴”了,我也至少得亲耳听到被害人惨痛地陈述我

所施下的“暴行”。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我对于我的酒品以及人品抱着信任的态度。但剩余的百分之十就实难估计。弗洛伊德说，人显露的意识只是冰山一角，隐藏的潜意识却像潜伏在深海中的巨大冰山，深不可测。我不知道在自己都不了解的深处是否还存在着疯狂的因素。我越想心里越忐忑，我深深地恐惧着那个暗处不为人知的我，到底在我丢失的那三分之一的记忆里都干了些什么。越想我越觉得万念俱灰，我光辉的二十年美好淳朴的形象是否即将化为乌有？

现在是早晨五点三十分。我拿起电话，冲动地拨通了老镖的电话。电话的拨号键一直闪烁着亮光，听筒里只有单调的通讯音。嘟……嘟……嘟……嘟得我非常急躁，可无论我怎样不安，电话那头始终无人接应。

一连拨了四通，我终于挂断电话。不再折磨我脆弱的神经，五点多，正常人谁会来接我的电话？更别说像老镖那种有手机和没有没区别的异种。我放弃了，有种如临大劫的感觉，干脆破罐破摔，我将身体顺着床板滑回被窝里。没事，我想得开，倘若有难也等睡醒了再面对。

七点的时候我被狂轰滥炸的电话铃声吵醒，在睁眼之前我又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无数个人正敲我家房门，他们伸着千万只手各占有我家门口一隅，拼命敲打讨债。从梦境拉回现实里，我伸出裸露的手臂又一次在床头柜摸索我的手机，心里还在想着那群讨债的莫不是恶鬼缠身。我将手机凑近眼前一

看……

啊，甭提了，我是一个近视眼，上海人叫嘎梁，俗称四眼。对此我十分骄傲，我四眼，在生理上优于他人。因为多两只眼睛，所以从小看问题比别人更真切。而凡人只有两眼，所以该清楚的地方有时候模糊，不该明了的地方反而又格外清晰。我近视很严重，倘若退去眼镜，方圆零点五米以外能见度：零！所以，当我并不想看清这个世界的时候，那天我就退去眼镜，出门后眼前一片祥和，雾蒙蒙雨蒙蒙的，看不清大大小小的广告标识，更看不清擦肩而过一张张陌生人白板一样的面孔。

回到主题，我将手机凑近眼前一看。老镖！现在我明白那无数张讨债的手来自何方。

老镖，我的上铺，真名林雅静。仅闻其名，大约所有人的脑海里都会想象到的是一个温文尔雅贤惠淑静的女孩。据我们后来分析老镖会变成这样和她的名字也有一定关系。她父母在斟酌姓名的时候对她的期望值过高，希望她又文雅又安静。但故事有时候是事与愿违的。老镖在所有人的期望中最终长成一个性格粗犷、大大咧咧、古怪而又剽悍的女性。她是一个活在自己臆想世界里的人，经常做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她极富幻想，情史丰富得可以编造一部小说，但据我们估计大多都是她自作多情。她善于把握每一个角落男生投递来的眼神，并将这些个无心的举措视作暗恋的一种自然表露。

老镖的肩膀异常宽阔，很像举重运动员。可想而知她的骨架显然不小，但她的下盘却又反常的纤细。从背后看，把脸挡

住，老镖的身材以男性的评判标准来说是相当的完美，整个一标准倒三角，但换作女性来说，就怎么也不会让人产生怜爱。老镖的额头比较狭窄，两腮宏大，鼻子圆润，一副像张飞一样飞起来的细长眼睛。老镖看上去并不年轻，但总喜欢搞一些“幼齿”的造型。老镖很喜欢扎两条辫子。你说如果是长得可爱的女生到了大学这把年纪还扎两辫子已经不怎么合适，更何况像老镖这样长得那么令人着急的。我只能说她打扮成那样子很像我看的奥特曼最后一集里的那个奥特之母。可自打看完奥特曼那一集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奥特曼。虽然那时我很小，但俨然已经有鲜明的审美情趣。

老镖今年二十二。在此之前她一度被称之为教主。一个人的体型在不同程度上会造就一些生活习性。老镖不便移动的巨大身躯孕育了她懒惰的性格。老镖喜欢差使人。在寝室里，老镖喜欢躺在床上懒洋洋地叫唤同寝室的林可儿。她总是侧躺在上铺的床上，扬起她粗壮的臂膀。

“莲儿，赶紧给我打盆子水。”

“莲儿，帮我取个快递。”

“莲儿，我饿了。”

世界上的懒人似乎都是富于创造性的。其懒法简直是层出不穷，其“创新程度”也可谓是登峰造极。林可儿，她顺口缩减成为莲儿。再加之，她搁床上那姿态，简直跟那东方不败如出一辙。也因此老镖得到了入学以后的第一个称号：教主。而对面的林可儿为人老实，所以顺从地服侍了老镖两个春秋，端茶递

水,无怨无悔。

而老镖由教主顺利过渡到老镖,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系列更能展露她另一方面潜力的事情。

老镖有一部使用了多年的 NOKIA 手机。倘若你见过这部手机就可以体会到它跟随老镖多年实则不易。老镖的杀伤力不仅仅是对于她身边的人,她身边的物件也很难幸免于难,整部机身四处伤痕累累,屏幕像放进卷笔刀机器里削过了一样,手机的下半截剥离了一块,很像《恐怖蜡像馆》里无意剥落的人的下颚。老镖说这是她初恋男友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一直不舍得抛弃。我们都觉得那男的确可能有赠与她手机这一行为,但前提是事先老镖就已经报销了账单和车费。

老镖这部相机里有许多男人的照片。老镖从来不掩饰她的好色和花心。并且她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善于和喜爱交际的人物,尤其与男性交流。

有那么一段时间里,班级里有几个女生接连失恋。有人失恋,作为同窗的我们理所当然都上前安慰一番。无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在表演系这样的地方即使是演戏也相当到位。我们安慰,老镖也来安慰。但老镖的表示多少有些不同。

看见面前泪流满面的伤心人,老镖灵机一动瞬即掏出她那饱经风霜的 NOKIA。她迅速按动界面,进入图片库。瞬即滚动页面。点击放映状态,把手机伸到伤心人眼前。

“哭啥。天涯何处无芳草。别难过,我手机里男人你挑一个,各大学校,各种专业。型男,潮人,‘海龟’,书生,痴情